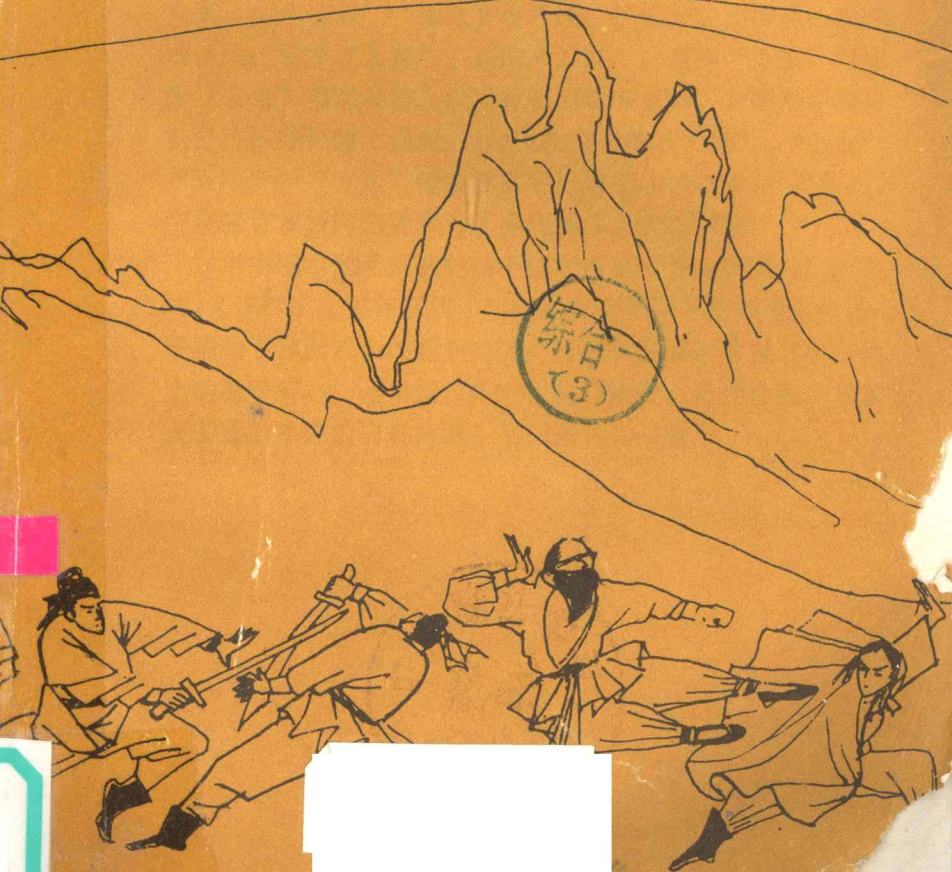


7
X
M
I247.4
24277

天香夜明珠



天香夜明珠

张曦光 著
孟凡训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340,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5.50元

ISBN7-5396-0322-4/1·280

目 录

第 一 回	海飞侠误伤英雄汉 老花子强立卖身契	(1)
第 二 回	奉师命下山报宿怨 寻事端登楼显神威	(14)
第 三 回	错中错掌击戚店主 冤中冤链锁海义士	(28)
第 四 回	捉神龟喜得天香珠 劫钦犯血溅万丈峰	(42)
第 五 回	海飞侠重会慧娟女 戚光祖又逢白袍将	(56)
第 六 回	海义士妙对震龙廷 戚慧娟扮仙惊官院	(72)
第 七 回	追刺客异人巧周旋 逢强敌二怪动杀机	(86)
第 八 回	梦皇位吴威通交趾 设陷阱犬侠会玉灵	(99)
第 九 回	彩柜藏娇公主惊魂 金殿招亲淑女仗义	(113)
第 十 回	傻小子锤击亡命徒 海飞侠功惊武元霸	(132)
第十一回	女驸马巧撰行酒诗 小红孩误中杀人计	(145)
第十二回	海英雄初探交趾营 李安国逞威使团管	(160)

第十三回	外洋女怀春会情郎 无常鬼探秘动杀心	(176)
第十四回	情切意浓假妹许身 性诡心毒差徒杀友	(190)
第十五回	奇中奇娇女许奇婚 诈中诈奸贼施诈谋	(204)
第十六回	会胞兄剑斩手足情 劫国宝血洒皇林路	(221)
第十七回	联高手力挫磨动天 勾强梁合战催命鬼	(235)
第十八回	江洋盗狼狽结新伙 追风侠情笃得佳偶	(250)
第十九回	探秘密侠女斗无常 发醋心公子捉淫妇	(263)
第二十回	以妻让贼奸佞施计 恃强犯疆倭寇逞凶	(277)
第二十一回	战敌寇英雄下齐鲁 悦女色红孩动手脚	(293)
第二十二回	马飞龙巧戏东洋女 三太郎怒斩痴情妹	(308)
第二十三回	穿山虎怒劈松井贼 吉野盗暗发毒药镖	(323)
第二十四回	锁机密天子施毒计 效主命刺客放暗箭	(341)
第二十五回	泼猴撒野乍惊天子 豪杰抖威各献绝艺	(355)
第二十六回	降金猴飞侠开奇箱 施绝技怪杰斗顽敌	(374)
第二十七回	小泥鰍献艺闯军帐 镇海龙逞凶逼淑女	(391)

第二十八回	蓬萊灣小波降水鬼 葫蘆口于濤斗敵酋	(407)
第二十九回	戰敵擣飛俠請高手 遵武規板倉斬姝麗	(423)
第三十回	巧布陣先聲奪敵胆 比絕技前輩出杀手	(438)
第三十一回	勾魂鬼拋艷奪奇宝 阴阳魔宠美设陷坑	(462)
第三十二回	奪国宝英雄施巧计 闯皇官强賊伸魔掌	(484)

第一回 海飞侠误伤英雄汉 老花子强立卖身契

采石飞峙楚江东，
颠连虎踞石头城。
太白捞月辞乱世，
谪仙楼上缅李公，
虞卿挥师匡汉室，
放翁诗抒怀国情。
历代英贤留胜迹，
山水增色扬威名。

这八句诗，说的是历代名贤，为安徽采石矶的壮丽山水，扬名增辉，青史永垂。

大明万历二十八年农历三月初八，采石太白楼逢会。这一天，江南水乡，油菜花黄，春光明媚，艳阳高照。来自大江南北、苏皖数省、京芜各地、水旱两路的三教九流，七十二行，红男绿女，仕农工商，赶会之人，络绎不绝，云集采石。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太白楼前，有块空场，更是挤得水泄不通。场地中心，有位江湖艺人，浑身穿黑，年约三旬，身高六尺，豹头环眼，虎背熊腰。扫帚眉，招风耳，狮子鼻，海阔口。只见他舞动金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冷气嗖嗖，窜蹦跳跃，闪转腾挪。一口气一百零八路滚龙刀

耍罢，收刀在胸，面不改色，气不发喘，满脸陪笑，向观众作个罗圈揖，开口言道：“各位父老：在下山东济南府人氏，姓万名通，配字子安，外号甯山虎。久闻采石这块宝地，乃藏龙卧虎之乡，果然名不虚传。弟子投师不明，学艺不精，初来乍到，未及拜望采石师傅，贸然设场献丑，望其海涵，敬请诸位赏光。”

万通说罢，慢慢将金刀斜插背后，圆瞪二目，瞅着观众赏钱。等了许久，全无动静。不禁脸布阴云。说道：“诸位，这是为何？我万通走遍南北二京，一十三省，大小码头，踩道无数，从未见过尔等观众，呆若木鸡，冷若冰霜，视钱如命，真是可气、可恼、可恨！”话音刚落，场内大哗，议论纷纷：

“嘿嘿，凭这几手，还想来采石卖钱？”

“这小子说话太放肆啦！”

“教训教训他！”

万通见状，勃然大怒道：“怎么？想砸俺的场子是不是？有本事的出来，比试比试，以决雌雄。背地里叽叽喳喳，指指戳戳，算什么好汉？”此话一出，场外骚动，几个观众，火冒三丈，准备上场见个高低。恰在这时，走来一人。众人呼啦一声，迎了上去，纷纷乞求道：“海公子，海公子！快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

海公子问明缘由，说道：“诸位乡亲：人家江湖艺人，卖艺糊口，献艺多时，分文未见，反听闲言，说点气话，是人之常情，不必计较。待我上前，给些银两，赔个礼也就是了。”

世上事，一旦沟通，都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怕就怕

互不了解，其结果小事变大，甚至无事生非，亲者成仇。

万通怒气未消，忽见观众围着来人，指手划脚，说长道短。心想定是此人称霸采石，暗中捣鬼。遂用手一指，怒喝道：“呔！那位朋友！甬背地里指指戳戳，装神弄鬼。是英雄，站出来；装狗熊，赶快滚！饶尔不死！”

众人闻听，齐嚷道：“这小子狗胆包天，不识好歹，出口伤人，实在可恨！”

公子忙道：“诸位乡邻：我与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一场误会，何必见真？请让条道，待俺上前把话讲明。”众人素仰公子仁义，点头称“是”。便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公子，朝万通走去。

万通自恃闯荡江湖，会过不少武林高手，根本没把小小采石人放在眼里，故吐狂言，叫骂一阵。暗想捣鬼之人，定是膀大腰圆之辈，凶神恶煞之徒。但留神一瞅，大出所料，为首之人，头戴宝蓝缎文生巾，身穿天蓝绸秀才衫，足登高底黑呢官靴，年龄不足二十，身高不满五尺。两道秀眉，一双烺目，唇若涂朱，面似梨花，白中透红，红中透润，儒雅风流，容光照人。恰似周郎重转世，又疑金童下凡尘。跑遍南七北六十三省，从没见过如此俏郎君。采石山青地灵秀，育此出众脱俗人。正在猜疑，公子已到面前，躬身施礼，陪笑说道：“师傅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万通问道：“你就是为首之人？”

“不敢，弟子受大家委托……”

万通听了，不由怒从心起，恶狠狠地道：“既然以尔为首，有言在先，那就请吧！”

公子笑道：“万师傅，弟子实为赔礼致歉而来，怎敢班

门弄斧？”

“哈哈，谅尔也不敢！念尔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一时逞能，恕尔不死，快快滚开，找你师娘去吧！”

“师傅言重了，弟子认输也就是了。”

“认输？太便宜你了。”

“万师傅有何见教？”

“给俺磕三个响头，当众悔过！”

“晚生刚到，何过之有？”

“休要狡辩，不动真的，难服尔等！”

“晚辈诚意，既不见察，只好斗胆领教了。”

“小娃娃，武场打斗，出手不饶人，万一不慎将尔打伤、打死，怎么交待？”

公子笑道：“皇天作证，绝不连累！”众人也齐声附和道：“对！绝不连累。姓万的，要是公子打了你，也不许装耍耍赖！”

万通心想，这小子既然不知死活，就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不过，同此小辈争斗，岂不让武林笑话？便道：“说得痛快，咱们是文打还是武斗？”

公子笑道：“素无冤仇，文打为上。”

万通道：“行，那就先让尔三招。要能动俺一根毫毛，倒拜尔为师！”众人大哗，齐道：“姓万的，说话要算数哇！”

公子道：“诸位不必起哄。万师傅，弟子生在本乡，理当先让。”

万通听了，拔出金刀，丢在一旁。见公子笑容可掬，毫无防范，便暗咬牙关，说道：“小辈，既然自找绝路，那就

甬怪老子无情了。”说着，左手一扬，“二龙吐须”戳向公子的双目，右拳猛伸，“饿虎扑食”直奔前心，飞起一脚“古树盘根”扫向公子双腿。这一连三招，快如闪电，同时击出，意毒心狠，稍有不慎，非瞎即伤。“啊！”胆小的观众，一阵惊呼，吓得紧闭双眼，连连后退。海公子却以静制动，把头一低，躲过两指，往后一缩，闪过拳头。一式“飞鸟入林”，腾空而起，甩掉一脚，轻轻落在万通身旁一丈开外。“好哇！”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公子抱拳禀手，笑而言曰：“万师傅，果然高招，晚辈领教了。俺这三招，就免了罢。”

万通吓得目瞪口呆，又愧又惊，惊的是祖传绝招，毫发未及。愧的是，夸下海口，难以收场。正在胡思乱想，只听观众起哄道：“姓万的，咋熊啦，怕啦！”“公子不答，情理难容！”“对！这小子真狠毒，无冤无仇，净朝死里打！”

“真是个孬种，一言既出，死不反悔，咋装起哑叭啦？”

万通被激，怒吼道：“尔等休要狗仗人势，俺万通堂堂六尺之躯，须眉男儿，尔不动手，就是假仁假义蛊惑人心的小人！”

公子听了，不由得生气，心想：你这也太不识抬举！遂说声“请！”左手一领眼神，疾若流星，一招“李白醉酒”，“唰”地飞起一脚，只听“哎哟、呼通！”一声，万通被踢出八尺开外，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阵“好哇”的欢呼声。

公子一时被激，踢翻对方，后悔莫及，忙赔礼相扶。只见万通满脸大汗，双眉紧锁，牙关紧咬，痛苦万分。便关切地问道：“前辈，伤着没有？”

万通圆睁环眼，恶狠狠地道：“甭再假仁假义啦，小意思，腿断啦。小子你记住，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公子听了，忙双膝跪倒，含泪说道：“师傅，晚生一时失招，实出无意，铸成大错，无法挽回。寒舍不远，敬请屈驾。俺给你包骨养伤，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俺情愿……。”

“哼！小辈，心狠意毒，笑里藏刀，你我誓不两立！去去，俺死了与尔无关。”

“师傅，晚辈诚心，天日可表。你……”话刚到此，忽听一声断喝：“呔，闲人闪开，俺来也！”话未落音，一人从天而降，落地无声，凛然站立在公子面前。但见此人，年方及冠，两道英雄眉，斜贯天苍。一双丹凤眼，炯炯有神。面如敷粉，鼻若悬胆，牙排碎玉，唇若涂丹，身高五尺，细腰蛮背，柔中带刚，威风凛凛，武中蕴秀，气宇轩昂。头戴英雄帽，梭棱见拐，拐拐见梭，一梭一个玻璃镜，上嵌四十八朵红绒球，鬓边斜插守正戒淫花。身穿武功摔打衣，银线绣，金线连，周围巧绣珍珠莲。足登一双前宽后窄鹰拿雁雀、一马三箭的薄底快靴。背插日月龙凤双笔，寒光照人。

公子见状，连忙站起，躬身施礼道：“师傅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来人傲然一挥手，冷冷地道：“免！”

“请问师傅尊姓大名，仙乡何处？”

“一不攀亲，二不结友，何须噜嗦！”

“师傅到此，有何见教？”

来人把脸色一沉，喝道：“尔霸占码头，踢人致残，在下今路见不平，为民除恶！”公子刚要辩白，来人却抢步上

前，喝道：“不必饶舌，先让尔三招，还尔一手。”

“晚生一时被激，铸成大错，实属……”

“住口，吾话已出，绝无更改。”公子再三退让，来人步步紧逼。众人又一阵大哗：“欺人太甚！”“公子！他既无情，咱就无义；打！”

来人哈哈一笑道：“诸位，休得狐假虎威，不干你们的事，少管为妙。”说罢，又转向公子道：“快进招吧。”

公子暗忖：此人来者不善，决非等闲之辈，如不动手，断难收场。自己虽怀济世之愿，报国之心，秉承祖训，宽厚待人，不料一时被激，失招结怨。此人不问黑白，步步紧逼，骑虎难下。看来即使浑身是口，也难分辨。只有虚晃几招，再作道理。便道：“英雄既不容情，在下献丑了。”说着右手一扬，“仙人指路”朝来人左肩点去。来人身形一矮，轻轻躲过。公子右手随即化为“李白摔杯”直贯顶梁。来人将头一偏，闪过一拳。公子又化为“共工触山”袭向对方前心，这翻腕三招，其快无比，目不暇接，一般人断难招架。对方不禁赞了一句“好！”一式“紫燕穿云”，侧身飞出一丈开外。常言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其实公子三招，仅是“青蜓点水”一试而过，唯恐伤人，再结新怨。三招过后，公子暗想：此人武功，莫测高深，真要动手，吾命休也。可叹自己习文，鉴于先祖先贤，文场夺魁，光宗耀祖，报效朝廷，到头来伴君如伴虎，善终的有几人？少数人为官清正，蒙泽的又有几许？反之，贪官污吏，却多如牛毛！习武又鉴于武林争强，门派林立，结下多少恩恩怨怨。为了争雄称霸，自相残杀，誓不两立，仇深似海，世代结怨，又是为何？所以才立下誓愿，终身遵循“扫平奸凶伸正义，留取清白在人

间”的祖训，以仁爱、友善之心，化天下奸凶仇怨之冰。不料一时不慎，踢倒万通，招来事端，剖腹难明。看来此人非下绝招不可，只有一死自白于天下了。想到这里，便异常平静地说：“英雄既不见察，晚生领命。”说罢双目紧闭，立以待毙。

来人见状，冷笑一声，说道：“谅尔也难逃惩罚，打！”话到掌出，公子忽觉一股掌风，好似排山倒海般的袭来，顿时头一发懵，眼一发黑，呼通摔倒，不省人事。这一突变，场内大乱，齐呼道：“给公子报仇哇！”刹那间，人群中窜出十几条壮汉，直奔凶手。此人哈哈一笑，道：“尔等休得无礼！冤有头，债有主，俺去也！”说着一猫腰，右臂搂起万通，一个“旱地拔葱”飞身纵上太白楼，转脸之间，踪迹全无。

此时，众人呆了、愣了。有位老者，长叹一声道：“唉！事已如此，快快报与员外，搭救公子要紧！”此话一出，报信的报信，抬人的抬人。

公子家住在采石脚下，桃花溪畔。员外此时正在书房读经，听家人传报公子赶会被打，勃然变色，掷书于案，道：

“这个奴才，不遵祖训，定是他仗势欺人，倚强凌弱，辱没祖宗，实在可恼！挨得好，教训的对，快拿家法来！”片刻，家人又报，公子伤势不轻，已至门外。员外喝道：“快快叫小奴才进来！”

“员外，公子他……”

“怎么啦？”

“乡亲们抬来的。”

“给我架进来！”

“公子人事不省了。”

“啊！”员外不禁惊呼一声，丢掉家法，朝门口走去。但见围着百余人，个个眼中含泪，窃窃私议。员外一惊，忙走到公子面前，定睛一看：公子双目紧闭，面如金纸。他伸手抚摸，脉息全无，四肢已凉。员外不禁浑身发颤，老泪横流，悲切地道：“诸位乡亲，小奴才为何争斗？落得如此悲惨？”众人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说了一遍，齐道：“公子宽仁厚德，有口皆碑，皆是我等相激，遭此大难，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等皆是您的儿女……”

员外长叹一声道：“事已如此，悔之晚矣。乡亲们的盛情，海某刻骨铭心。”正说着，老安人跌跌撞撞地赶来，一头伏在公子身上，嚎啕大哭，痛不欲生。众人一片啜泣。顿时，苍天为之变色，山河为之呜咽！

公子学名飞侠，祖居海南琼山县，曾祖海瑞，字刚峰，为官清正，万民敬仰。因世宗皇帝晚年，迷信黄老之学，一心修道成仙，长生不老，多年不理朝政。奸相严嵩，父子弄权，利用东厂及锦衣卫，荼毒天下，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南北边衅迭起，倭寇滋扰，内忧外患，国家岌岌可危。海瑞诀家人，买棺木，冒死上疏世宗皇帝，以天下社稷为重，亲贤臣，远小人；罢道观，除污吏，察民情，整国防，轻役薄赋，于民生息，以收海内民心。世宗皇帝朱厚熜，昏庸无道，不听忠谏，反将海瑞罢官，下狱治罪。天下忠臣义士，为之寒心，朝政更趋腐败。世宗死后，穆宗登基，迫于国人輿情，鉴于国势日微，重新起用海瑞。那海大人刚正不阿，晚年在两江巡抚任上，为民作主，强迫南京头号官僚贵族开国公徐达之后徐玠，退回霸占的良田，平反多宗冤案。金陵一带百

姓为之立祠供奉。海瑞感念黎民的深情厚义，便在采石矶旁，桃花溪畔，置田百亩，告老还乡，令次子海安，定居采石，谨守祖训，务农为本。

海安死后，单传海诚。海诚夫妻仅生飞侠一人，爱如掌上明珠。那知横祸临门，遭此不幸，怎不肝肠寸断？乡人感海家世代之情，无不为之悲恸。员外见乡亲越聚越多，哭声一片，遂强忍悲痛，含泪劝道：“乡亲们，请莫悲伤，孩儿心口，余息尚存，老天怜念，或可复生。还是抬进家中，请医诊治为上。”

大家听了，便忍痛将公子抬进后堂，放在卧榻之上，分路请医会诊。一连几天，公子滴水不进，全无起色。第七天午后，气息断绝。顿时，阖家举哀，四乡八邻，大放悲声。噩耗传出，义捐的六六天地同十二圆花柏木棺随即抬到，出丧衣物，俱已完毕。员外闻报，含泪谢道：“唉！孩儿何德，承蒙乡亲厚爱。怎能让大家如此破费？俺海诚何以报此大德！”

众人道：“贵府厚义，永世难忘。公子在天有知，就让他收下这点敬意吧！”恰在此时，门外大乱，员外忙问何故？家人道：“老花子闹事。”

员外叹道：“俺海家世代积德行善，不吝施舍，快给些财物，就说老夫家门不幸，无暇相会。”

过了一会，家人又报：“花子嫌少。”员外问道：“给他多少？”家人道：“先给一串不要，加到五两银子，还嫌太少。小人难以作主。”

员外道：“那么给他十两吧，就说老夫料理子丧，难以脱身，家境也不宽裕。如不够用，请他改日再来。”家人应

声而去，不大一会返回，气呼呼地道：“老花子贪得无厌，给了十两，怀内一揣，却说：太少太少，快给一万两银子，让花子美美地过个下半生。不给，俺就拼上老命，大闹桃花溪，杀个鸡犬不留！”众人听了大怒，要赶跑花子。员外劝阻道：“花子要银，必有原因，不可造次，以免招惹是非。待我前去会会，再作道理。”说着走出，众人相随。只见花子年逾古稀，满头白发，结成一团，一脸油灰，不辨眉目，腰束草绳，鹑衣百结。员外走上前施礼道：“前辈光临，多有怠慢，不知有何见教？”

老花子道：“讨要一万两银子。”

员外凄然地道：“俺这薄薄的家产，全给你也不值千两之数哇！”

“那好办。”

“请前辈指教。”

“想法给俺借嘛！借钱行善，周济穷人，才称得起大善人！俺一定给你传名！”

“借银行善？”

“对，俺讨了一辈子饭，总算碰到了大善人，讹是讹定了。”

“在下实在无能为力，难以筹措，况且孩儿新丧，正办后事。”

“原来公子死了，请问员外膝下几子？”

“唉！只此一子。”

“那好，员外是要银还是要儿？”

“唉！孩儿不幸亡故，不能复生，不义之财，分文不取。”

“说得倒好，你不要银，俺这一万两找谁讨？”

“前辈，俺什么时候欠下您的？”

“讨跟欠差不多嘛。欠银归还，天经地义，你不欠，俺也不会来讨，你说是也不是？”

“唉！前辈这么说，真真难坏在下了！”

“要解此难，倒有两全之策。一万两白银不给也可以，必须答应一条。”

“请讲。”

“免掉一万两银子，买具公子尸，既还了债，又省了葬，一举两得，难得的巧买卖，怎么样？”

“唉！家门不幸，前辈倒来取笑。”

“怎么取笑？花子主意定，买尸不要银，那个敢拦挡，豁上老命拼！”说着就要进门。此时十几个壮汉，怒火难耐，

“呼”堵住去路，喝道：“花子大胆！不许乱动！胡搅蛮缠，是何道理？”

老花子大嚷道：“哎呀，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欠银不给，反而仗势欺人呐！俺老了，活够了，拼命了！”说着，两手一分，十几个壮汉，一溜歪斜，跌跌撞撞，站立不住，纷纷摔倒。

员外见状，大惊失色。暗想：花子武功绝伦，定是高人，乔装改扮，掩人耳目，来必有因。若为报仇而来，全家性命休也。眼见老花子风风火火，闯了进去，吓得女眷纷纷走避。只得跟了进去，来到公子卧处。花子瞅了瞅公子，摸摸手脚，转向员外道：“真的死了，快取文房四宝来！”

“作什么？”

“空口无凭，立据买尸。”